



李家梅花范氏文

□黄俊生

寺街天宁寺东南曾有处大庭院，庭院里有幢二层的木质小楼，人称“梅花楼”。园子里广植梅花，到了季节，满院子暗香浮动，极为清幽。小楼的主人李方膺有诗云：“故园好种梅三十，雪夜寒窗读书。”这位喜爱画梅、以梅自励的诗人，所画梅花用笔倔强放纵，不拘成法，苍劲有致。画梅时以不剪裁为剪裁，以不刻画为刻画，顺乎梅之天性，不事人工雕琢。他在梅花图上的题诗最能体现他画梅的风格：

天生懒骨无如我，画到梅花便不同。
最爱冰枝长且直，不知屈曲向春风。
画梅枝是“长且直”，画花却只有“几点梅花”，尽显疏朗苍劲之态：

挥毫落纸墨痕新，几点梅花最可人。
愿借天风吹得远，家家门巷尽成春。

他也喜爱画风竹，画风松，不是轻风，是劲风、狂风，以在狂风中不屈的松竹来自勉。“自笑一生浑是胆，挥毫依旧爱狂风。”这种画风，在他以前是没有过的。

当时，江淮一带出现一群独具个性的画家书家，与前人相比，他们的作品似乎不合规矩，他们的个性似乎特立独行，人们就把他们统称为“扬州八怪”。李方膺就是他们中的一位。

李方膺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出生在寺街一个书香门第，字虬仲，号晴江、秋池，父亲是康熙四十五年(1706)进士，官至福建按察使，为官清正，体恤民情，是李方膺从小榜样。李方膺立志一生做两件事，“奋

志为官，努力作画”。在第一件事上，他先后六次出任州、县官，却屡屡因刚正不阿的性格得罪上司，仕途坎坷；后一件事他做了一辈子，把绘画艺术提升到超越古人、今人难及的高度。

像所有铮铮傲骨的文人一样，李方膺弃官后两袖清风，积蓄无多，常行走于扬州，诗文会友，卖画为生，与金农、郑板桥、黄慎、罗聘等人交往密切。他有诗云：“我是无田常乞米，梅园终日卖梅花。”他在画上常钤“换米糊口”之印，寄居金陵(南京)项氏借园时，自号“借园主人”。乾隆二十年(1755)，李方膺在寺街家中辞世，临终前，他拖着病体做了两件事，一是写信让他的好友、当时的文坛领袖袁枚给他写墓志铭，二是在棺木上写下自己一生的遗憾：“吾死不足惜，吾惜吾手。”

水部风流思入梦，梅花楼上酒千杯。
李方膺带着他的梅花梦，葬于通州城西北十八里河口李氏墓园。没几年，家人卖掉老屋和梅花楼，移居北郊钟秀山。

与梅花楼相去不远，寺街西侧塞巷的尽头，静静地伫立着一幅一井三堂、五柱七架的明代建筑，宅子大门悬挂着“天官第”“进士第”两块光绪年间的匾额，穿过门堂，进入院落，正堂屋上方的一块横匾“孝子”二字，揭示了老屋一代一代的主人“忠厚传家，诗书继世”的隐秘。

老屋的主人姓范，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后人。明嘉靖年间，范仲淹后裔一支从苏

州迁居南通，在这里晴作雨读，世代相传，以诗书继世，薪火相传，十三代文脉绵延不绝，铸成了令人瞩目的世家文化景观。

南通范氏以明万历二十三年(1595)贡生范应龙为一世祖，范应龙曾任山东庆云县令，生性淡泊，仁慈忠厚，以清流自守，自全人格。他“少有文名，为学者所宗，诸生门下者可二百许”，在通州形成最初的影响。范应龙三公子范凤翼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中进士，任吏部员外郎，负责对官员的考核升迁事务。这可是官小权大的职位，官员拍马屁的趋之若鹜，可范凤翼油水不进，任你阿谀奉承，我自岿然不动。在这任上，他有两件事既得罪左右，又冒犯上司。一是揭发贪官污吏数十人，惹了众怒，二是举荐东林党党顾宪成、高攀龙，受到阉党弹劾，被削职为民，退隐故里，建了个“退园”，娱情诗酒。

说起来，范凤翼并不甘心蜗居乡里，依然混迹主流社会，所以经常奔波往来于扬州、金陵之间，结社交友，成为东南文坛领袖。范凤翼的儿子范国祿，以江东第一才子傲立于世，20岁便为“通州诗文之冠”，与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任、《池北偶谈》作者王世桢、说书名家柳敬亭有来往。

可惜的是，范国祿虽然以诗闻于当朝，但因文字狱而不见容于通州，不得不远走他乡，避祸于湖南、江西、山东、河北之间，达十余年之久。尽管如此，范国祿的诗歌创作仍达很高成就，著有《十山楼诗》《十山

楼文稿》，他与他的父亲范凤翼，形成范氏世家诗文的第一个高峰。

晚清是范氏世家诗文的第二个高峰，以范当世(范伯子)为代表。当时的文坛巨擘陈散原(陈三立)称范伯子有“瑰异之气”，苏东坡、黄庭坚之后无此奇才。陈散原的父亲是湖南巡抚陈宝箴，儿子陈师曾是著名美术家，陈师曾受张謇之邀，在通州师范学校任教，中年便染病去世，梁启超在悼词中说“师曾之死，其影响于中国艺术界者，殆甚于日本之大地震。地震之损失，不过物质，而吾人之损失，乃为精神”。范伯子的妻子是安徽桐城派领袖姚鼐的后人，他们的女儿嫁给陈师曾为妻，所以，陈散原与范伯子是儿女亲家。亲家夸耀亲家有“瑰异之气”，看上去有吹捧之嫌，但那时的文人，秉笔直书，有啥说啥，况且，陈散原此论倒也切中肯綮。

范氏世家诗文传至当代，著名画家范曾为扛鼎之人。历时五百年，传续十三世，南通范氏诗文不断演化，形成特有的诗风，积累了深厚的文化意蕴和历史内涵，成为寺街上的一大文化传奇。

《南通传》连载 第十五章 钟灵毓秀：老街古巷光阴里的故事



我爷爷徐先余、外公马述鸿，是当年如东县“杨家畝”(今南通外向型农业综合开发区环东村)家喻户晓的两位革命烈士。

其实，徐先余、马述鸿并不是我的亲爷爷、亲外公。徐先余是我爷爷的弟弟，马述鸿是我外婆的三弟。他俩都因为家里贫穷，娶不到家室，为了延续“香火”，徐先余抱养了我的父亲，马述鸿抱养了我的母亲。

徐先余、马述鸿的家，就住在南黄海边上，全村二三十户人家，家家户户人工堆积一个很大的土墩子，用竹竿、茅草搭建几间生活用屋，砌一个烧盐的灶台，长年靠烧盐谋生。每年夏季汛期，潮水涨到土墩上，屋里屋外积满海水，如果遇到大的浪潮，茅草屋、烧盐的灶台都会被海水冲毁，民不聊生。不仅如此，日本鬼子还经常在南黄海岸沿线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。手无寸铁的老百姓，受尽了灾难与煎熬。

1940年11月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挺进如东沿海，1941年2月，新四军一师进驻东台三仓后，日伪军便在东台、海安、如东苴镇王家潭等地摆下重兵，还出动了两个师的伪军，对苏中及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、清乡。

1941年3月，粟裕师长决定组建海上部队，成立了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海上抗日武装力量，即新四军一师师部直属海防大队，大队长凌海波。后来又于1942年11月在如东何家灶成立了苏中军区海防团，陶勇兼任团长，吴福海任副团长(后任团长)，罗湘海任政委，凌海波任参谋长，何振声为政治部主任。这支队伍成立后，进行综合军事训练，与日本鬼子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，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，逐步创建了我党第一个海上抗日根据地。

1942年深秋，我爷爷、外公响应部队召唤，加入了这支革命队伍，成了苏中军区海防团六中队战士。他们俩既是老乡，又是战友，还分在一个班、同一艘船上。

海防团六中队2号船，是徐先余、马述鸿的所在船，主要执行海上通信、护送部队领导的任务。他们多次海上护送粟裕师长、吉洛(姬鹏飞)政委，受到部队首长的表扬。马述鸿参军第二年，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担任海防团六中队2号船船长。

1944年3月(农历二月二十二日)傍晚，2号船执行秘密任务，从琼港出发到如东环港抓开小差的逃兵。海防团成立初期，战士开小差现象时有发生。第一次，部队会把他找回来进行教育、引导，留在部队继续革命；第二次，抓回来受部队纪律处分；第三次，会受到军法处理，很有可能被枪毙。

这一天，徐先余、马述鸿和战友们要抓的人石初奇。石初奇被抓上船已是深夜11点多，潮水退去。船临时停靠在现在的如东县丰利镇环农村海防滩涂，环港丫子边(丫子是大海里自然形成的小深水通道，涨潮时可以行船，潮落时水很浅)，待第二天涨潮时返航总部。

第二天早晨天气格外晴朗，一轮红日从东方冉冉升起，把海面照得金灿灿的，海鸥在展翅飞翔。船上9名战士站在船头，望着一望无际的海边。他们带着即将完成任务的喜悦，深吸着大海的气息。

7点左右，徐先余突然手指着东南方向，喊道：“快看，远处这么多人……好像是鬼子……”话音未落，16岁的战士徐可福的脚正好踩在船帮上，“噔”的一声，鞋底被一颗子弹打飞十几米远。

原来，由于叛徒告密，驻扎在如东县苴镇王家潭的日伪军，突然出动了大约一个排的兵力，气势汹汹地向2号船围剿过来。

当时虽然开始涨潮，但潮水还没有到达行船的位置。在这紧要关头，马述鸿迅速组织战士，作了战斗动员，分发枪支弹药。“我们只要坚持战斗1个小时，潮水涨上来了，就可以开船，敌人才会自然撤退！”

“砰，砰，砰”“突突，突突突突……”战

跨越三代人的红色记忆

——我爷爷和外公的抗战故事

□徐永旗

士们利用船上遮挡物，狠狠地阻击敌人，日伪军无法靠近船只。半小时过去了，战士们的弹药快打光了，怎么办？此时，大海潮水已涨，丫子里虽然有了海水，但是水的深度不够，仍然不好开船。唯一的办法，只有迅速渡到丫子对面。

马述鸿是共产党员、船长，徐先余是机枪手。他俩当即决定断后，掩护其他7名战士火速撤退。在战斗中，马述鸿机智勇敢，故意拖延时间，牵制敌人，让敌人无法靠近撤退人员。

5分钟……10分钟过去了，撤退战士还没有全部渡到丫子。就在这时，徐先余的机枪突然卡壳，无法射击。敌人见船上停止了射击，日本指挥官军刀一挥：“船上抓活的！”敌人迅速向船上冲过来。马述鸿大声命令：“徐先余，我断后，你赶紧撤退，赶紧撤退！”徐先余服从命令迅速从另一侧跳下了船。

一会儿工夫，敌人冲上马述鸿坚守的船只。身高1米80的马述鸿冲进敌群展开殊死搏斗。“打死一个够本，打死两个赚一个！”马述鸿与敌人边打边喊。不到5分钟，1个日本鬼子兵、3个日伪兵被马述鸿“三八”步枪托打成重伤。1刀、2刀、3刀……马述鸿倒在了血泊中。

这时丫子里的水已经涨得很深了，徐先余没有来得及脱掉军棉袄、棉裤，用尽全力游过丫子港边，刚坐下准备脱掉棉裤继续撤退，突然遭到敌人机枪手的连射，背部中9发子弹……

在这次阻击战中，我的爷爷、外公，还有一位海安籍战士英勇牺牲。爷爷徐先余牺牲时年仅23岁，外公马述鸿牺牲时年仅24岁。

部队在二位烈士的家乡召开了追悼大会，我爷爷的父亲徐成謬登台讲话，他请求部队抓捕叛徒公审，为他儿子报仇，为其他牺牲的战士报仇。徐先余、马述鸿被海防团追认为“革命烈士”。

在这次战斗中涉及两个人，一个是开

小差的石初奇。他原来也是海防团的战士，由于革命意志淡薄，当逃兵逃了出来，躲在环港老家。这天夜里正好被徐先余、马述鸿和战友们逮个正着。石初奇立刻暗示大哥去日伪军处报告，石初奇大哥连夜跑到苴镇王家潭日伪处告密。

还有一个叫徐先愚，如东新光乡人，原来也是海防团的战士，3次当逃兵。此人五毒俱全，凶狠、卑鄙、贪婪、无恶不作。叛变投敌后，在苴镇王家潭当了日伪军副官。围剿海防团船只的日伪军，就是徐先愚带的路。1945年8月，日本鬼子投降，徐先愚被新四军部队俘虏，同年11月，在丰利镇召开的公审大会上，被当场枪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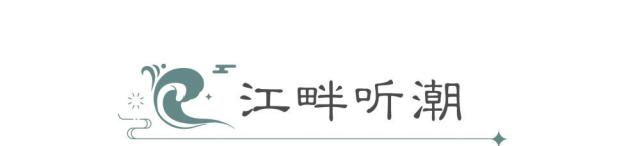
全国解放后，石初奇因开小差、当逃兵、背叛革命，被如东县人民法院判处无期徒刑。“文革”期间，病死于监狱。

为了纪念徐先余、马述鸿二位先烈，1950年3月，如东县人民政府决定，将原来的如东县滨海乡命名为如东县鸿余乡。1958年8月，改名为环港人民公社，后沿革为环农公社、环农乡，到现在的如东县丰利镇环农村。

我的爷爷、外公，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年代，坚定民族解放、中国必胜的信念，为革命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用鲜血和生命为我们换来了美好的今天。祖国不会忘记，故乡环农人民不会忘记，烈士英勇杀敌的光辉形象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在我上小学时，学校组织扫墓活动，亲身经历的老战士讲述的烈士故事里就有我的爷爷和外公，他俩是抗战英雄。我怀着崇敬的心情，写下作文记录他们的英勇事迹。几十年后，我的儿子、孙女站在同一座烈士墓前，听着同样的故事，传承着同样的精神。

这段跨越三代人的记忆，让我深感红色基因的传承意义。我是南通外向型农业开发区的一名退休干部。如今，我把这段故事写下来，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，也让这座城市记住那些为民族牺牲的英雄。



一塔两河见新姿

□白淮

盛夏到了，天亮得早，我起得早。六点到，我已来到靖海门下，踏着石板路，望着两侧的古董摊位，走在旧货市场中。书商老张正抬着头，远远望着我，从他的黄色布包中缓缓取出一张书作，哈哈道：“我的老主顾，今早还没开张呢，就指望你来，我收了张书法，包你喜欢。”

他徐徐展开那幅书作，晨风轻拂，墨香飘来。这是一副对联，笔意古老，正文似为钟鼎文，笔画古老神秘，很像青铜器上的铭文：“一塔称雄皋邑福地添异彩，两河毓秀古城清流见奇姿。”又观释文，师法苏州书坛名家费新我，笔意灵动，行云流水，仿佛武当剑术，舞者洒然，舞姿飘然。再赏落款：“蔡国柱联，辛卯秋怀高书。”撰联人国柱先生是我的忘年交。他知我搜集乡邦文献字画，一度割爱，馈赠陈从周于如皋创作的画作。怀高先生是他的好友张怀高，毕业于如皋师范，任职教育界多年，热衷于书法，曾举办书展，于如皋杏坛书界，薄有声望。

数年前的一个早春，怀高先生已悄然仙逝。如今人去书在，书墨留香，令人唏嘘。又有好友国柱先生的精彩撰文，所记美景，皆为我熟稔的家乡美景，又让我喟叹不止：一抹书香，两人书作，几处胜景，仿若水明楼东南边的玉带桥，一桥连三水，连接起两位老人与我心中的悠悠乡愁。

那玉带桥附近还有一所张潮府。所说是新建的，也有些许历史渊源。张潮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如皋冒襄的文友，一度寓居如皋。他留下那句名言“文章乃案头之山水，山水乃地土上之文章”，仿佛为国柱先生撰联下了一个活脱脱的注脚。在我的心中，那幅怀高手泽，已然将“地上文章”“案头山水”融为一体，氤氲出浓浓的“乡味”。闻着“乡味”，思着乡愁，我一口价买下这幅书作，携至书斋，灯下展卷，欣赏品读。

望着对联，我的眼前浮现出一幕幕故园胜景。联中“两河”是指内外城河，外圆内方，仿佛一只水汪汪的眼睛，望穿如皋的千年文脉。约四十年前，我还是一个孩童，每日沿着城河，往返于如师附小、如皋师范、冒家巷、定慧寺、水绘园之间。从附小散学回家，一路东行，河水汨汨，老树青青。河上那文定桥、武定桥，再到冒家桥，仿佛如皋历史上一座座笔架，桥下源自伴池的河水仿佛是乡史的墨汁，见证如皋文脉的昌盛。你若不信，随后仁立冒家桥上，近望两岸，一侧是集贤里与如皋师范。那集贤里，又名冒家巷，文人荟萃，风云际会——宋代词人王观、明末名士冒襄、清代帝师戴鸿奎、清末进士袁祖安、民国名士冒广生与慈善家沈卓吾……都于此居住。如皋师范的琅琅书声，至今仍响彻我的耳畔。百年老校如皋师范南门正对着千年古刹定慧寺的北门——庙门朝北，全国罕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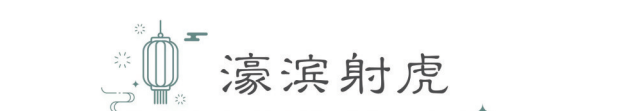
仁立冒家桥上欣赏如皋美景的人，不啻有我，还有那位大名鼎鼎的园林学巨擘——陈从周。1980年秋，陈公下榻河畔海深德博士的故居。暂居如皋数日，他天天沿河前往水绘园开会，途经冒家桥，他为如皋美景所感，仁立桥上，脱口而出，吟唱出那阙《忆江南·如皋好》：

如皋好，信步冒家桥，流水几湾萦客梦，楼台隔院似闻箫，往事溯前朝。

我爱家乡文史，熟悉词中掌故。每每读此作，自有同感。陈先生源自年少时随师于上海谒见冒广生、冒孝鲁父子，听闻如皋水绘园诸多佳话。四十年后，有幸初访如皋，情不自禁作词抒情。我一度离乡背井，长达十年，归来已近而立之年。如今又去十载，我仍喜欢一踏童踪，徘徊在护城河畔。夕阳落下，余晖洋洋洒洒，给定慧寺的屋檐镀上金边，给悠悠的河水嵌上金丝，缀入金点。南风轻轻吹过，涟漪在倒影中慢慢散开。待到风过水静，倒影如镜，映射出岸上妙境：两岸树木郁郁葱葱，树叶密密麻麻，在似锦似的阳光照耀下，绿云似的树叶的衬托中，那国柱先生对联的佛塔，仿若托塔李天王手中的佛塔，露出鎏金宝顶，熠熠光彩，闪闪夺目。这座建于本世纪的新塔，与河上的几座老桥，有水牵线，有影为伴，正窃窃私语着如皋的古往今来。

我走下冒家桥，攀上新塔顶，眺望古城新景，低头又望见定慧寺中的藏经阁，不禁思起陈从周暮年的如皋情缘。彼时，先生为规划修建水绘园鞠躬尽瘁，不收一分钱。如皋人无以回报，待到其妻离世，便于寺内悼念，以示谢意。暂居藏经阁的陈老，写写画画，抒发心中悲色。所绘画作，纷纷赠送如皋友人。国柱先生有幸获赠两幅佳作《兰花图》《水仙图》。由我递藏的《水仙图》就是陈老在寺中写就的。先有一幅画作，后有一副对子，我对于“一塔两河”的故乡美景，又有了更多的感悟。

望景观联，我不禁畅想，倘若陈老当年也见过这座宝塔，兴许那首《忆江南·如皋好》中也要添上庙中美景的描述吧？



南通谜人作品评析(九)

“太阳出来照四方”(已故语言学家)周有光
作者: 张炳山 评析: 陈良庆
周有光(1906—2017)，原名周耀平，江苏常州人，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、语言文字学家、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订者，被称为“汉语拼音之父”。他还是学者专家家中的老寿星，活了112岁。为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名人配面，虽说难度不大，但要出彩也并非易事。

该谜面出自电影《地道战》的主题曲，《地道战》是一部堪称红色经典的老电影，其主题曲旋律优美、高亢洪亮，悦耳动听，为几代人所熟悉、喜爱。该主题曲首句便是“太阳出来照四方”，选用此句为周有光大名布面，恰到好处，妙不可言。用“四方”二字扣其姓“周”(四周)，稳妥准确；用“太阳出来照”五字扣其名“有光”，确切肯定。我认为此谜面句优美，构思精准，扣合完美无缺。大拢意手法运用熟练，做到一一对应，相得益彰，殊为不易。成句信手拈来，更是难能可贵，评之为佳，谅不为过。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，有关抗战记忆类的文章，欢迎来稿：
wyhappy781@163.com